

APR 20 1941

世界情勢

各地風光

生活文化

科學見聞

散文戲劇

名著譯述

信箱特寫

語文練習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發行

每逢一四七日出版

蘇俄依然保持沉默

自一九三三年國社黨執政以來，德國對外政策顯然分做兩個目標：第一是攫取烏克蘭食糧供給地為主題的東進政策；第二是撕毀凡爾賽條約，打破英法外交包圍陣勢的西取主義。這兩種目標的終極是實現大日耳曼主義，也就是以大德意志為中心的歐洲新秩序。

但是橫跨歐亞兩陸的蘇俄，一向保持着舉足輕重，而左右歐亞兩洲勢力均等的權威。不論蘇俄傾向於德，或傾向於英，天秤的一端即將失去平衡。這一點，德國固已知之頗稔，蘇俄本身也有自覺之明。所以，希特勒雖然認為戰爭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也不欲在同一時間內開始其東進和西取的政策，而自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於此，希特勒遂放棄了東進政策，而略取西歐。但是，捨東而就西的權宜之策，是由於張伯倫內閣時代英國對俄猶疑不決的態度所促成，而表現於事實者是德蘇兩國以外交的形式而成立了功利的結合。所以，造成目前德國霸權的功臣是張伯倫。

德蘇的結合，不必否認為利益的結合，因為在德蘇協力之下，雙方共得實惠，就是以證明結合的成功。但目前所可注意者，德國方在代替意大利而繼續其在巴爾幹未完成的傑作。此舉在蘇俄視之，或不管情中之刺，但按照目前發展來作推斷，蘇俄暫時不會改變其坐觀成敗的態度，而將以沉默代替行動，送給德國一個完整的人情。

→ 在莫斯科廣場行進中之蘇俄裝甲車隊。

每册售價一元

No. 36

30. 4. 17

第一卷 第三十六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在中立政策的假面具下，行着均衡勢力政策」——蘇聯對外政策的基調便是如此！！

蘇聯遠東政策的現階段

(續)

具島兼三郎著
範予節譯

從挪威作戰開始以後，到征服法國的期間，德國的足跡，實在是佈滿了勝利的光榮的，但是以隨着英本土危機的加大，緊迫，美國



正式地開始對英援助，英國的防衛力看去該是強化起來了，德國爲阻止美國對英援助的深刻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長莫洛托夫 · 林太史 ↑

的結成，可是同盟儘管出現，美國的對英援助却越發活躍起來，十一月，美國似乎是與三國同盟互相抗衡一樣，羅斯福總統竟膺三選，接着便宣佈美國生產品的百分之五十皆送往英國，同時通過武器貸與法案。

其後，十一月開示的意大利的對希作戰也達到相當的難關，意軍的北非及北非作戰，也都陷於停滯狀態，尤其是英軍的掌握往蘇彝士運河，更使東北非的意軍感到苦惱。

冬季一近，德國的占領區域內，又因食糧與燃料的問題，懷着恐慌。德國自身，因爲自戰爭一起，便嚴格地施行消費統制，而且獲到敵人的食糧等等，食糧的分配反倒較前改善，而本來食糧與燃料便不能自給自足的德占領區中，因農民的軍事動員，田園的荒廢，肥料的供給減少，氣候不順，輸送的停滯，食糧的喪失等等，便現出了可慮的狀態。這與意軍的進展不利，同樣被英美用做對樞軸國家的外交攻勢的口實。英美對法國以食糧及燃料的供給爲餌，希冀使法國離開德意，於是一向受德國驅使的維喜政府的態度，也多少受到影響。

在第二期對德方有利地展開的世界情勢，一入到第三期，便開始發生了一些推移與變化，而蘇聯的「世界政策」，也非顯示出微妙的變化不可了。

在蘇聯，對德國的戰勝，根本便感覺不便，可是也並不希望英美勝利，蘇聯最希望的是所有的資本主義交戰國，都因戰爭而疲弱

不可能的狀態。所以只要是交戰國中有一方較他方佔優勢便大不可，一方較他方佔優勢，便要分出勝負，勝利的一方，無論怎樣也總能遺留下攻擊蘇聯的餘力！於是蘇聯爲削弱她的假想敵國的力量起見，當然有來制佔優勢的一方，幫助情勢不佳的一方，使各交戰國間，永遠保持實力的均衡，而誘導到長期消耗戰的必要，而且，若能做到的話，能自己「不參戰而削弱將來的假想敵的話，真是沒有比這更合適的事了！所以「在中立政策的假面具下，行着均衡勢力政策」，便成爲大戰以來蘇聯對外政策的基調了。

蘇聯在第二期中，進行牽制德國的工作，其原因便在這裏。但是後來的情勢，反倒在英美方面，看到有利的展開，所以，以前傾向於英美方面的蘇聯勢力均衡政策，現在却又不得不再傾向於德國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莫洛托夫訪問柏林，約定供給各種德方缺乏的物資來代償德方機械及技師之供給，於是一時冷卻下去的德蘇關係，由此又返回第一期的緊密狀態。

蘇聯這種世界政策的變化，在遠東取什麼形式來表現呢？這從她對日政策的最近動態中，可以觀察出來，實際上的情勢，對於三國同盟，並不容過於樂觀，歐洲的現勢既如前述，而遠東方面，自三國同盟以後，英美的對華援助，頓形活躍，對日經濟的壓迫，一再強化，以前，英美把對德戰爭和日事變總是分別辦理，爲對德集中全力，即使暫時犧牲在華權益，也極力避免與日本發生摩擦，然而由三國同盟，證明對日和政策的無效以後，立刻改變了以前的態度，而把中日事變看做對德戰爭的

開始了大規模的對華援助，於是漸漸強化對日禁輸，企圖擾亂日本的戰時經濟，日本方面既有如此難以樂觀的情勢出現，日本朝野的對南進問題的態度也極端慎重起來了。

但是，日本態度的慎重，對於蘇聯決不是好事，蘇聯倒是非常希望日本南進而與美國衝突起來。一旦日美間掀起戰爭，她是有得到一筆不弱於歐洲的收穫的希望呢！收穫之一是由於戰爭可以減弱將來的假想敵人日美兩國的力量，收穫之二是能使中國之抗戰，得到前進，收穫之三是可把本國的影響力，傳延到內蒙及華北方面，然而遠東的情勢，自三國同盟成立以後，未必有蘇聯所期之動轉，於是蘇聯又極力激動日本南進，對日本給與「與蘇聯調劑外交積極化，其中含蓄的意義，也不過如此，日蘇漁業暫時協定，便在這時期中簽定，同時基本條約的交涉，也將開始了。

但是對於主要的互不侵犯條約，蘇聯為什麼還保持沉默態度呢？這裏面有兩個理由，一個是為了要美國的物品仍能輸入，另一個是想使日本從中國把手抽回去！

自日本高唱南進政策以來，美國曾經爲阻止日本南進而大舉對華援助，美國所取的這種政策正與蘇聯接近，於是便使蘇聯從北方牽制日本，一面對蘇聯示出種種媚態，爲買蘇聯的歡心，不惜供給她種種經濟上的便利。這對於要執行第三次五年計劃而需要多數機械與原料的蘇聯，正中下懷，蘇聯能從美國購得物品，雖是絕好的事情，惟有美國供給蘇聯物資，其本身的目的並不在幫助蘇聯，實在是想藉此利用蘇聯，從北方牽制日本。不過在這一點上蘇聯是未必如美國所期地行動的，假如她這

樣做，那麼期望中的日美的摩擦一定會歸於泡影，可是她又不能直接了當地講出，因爲恐怕美國把預備供給的物資，在中途又拿回去，於是關於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之類的刺激美國神經的政策，是還要等待時機成熟以後，才能舉動的。

第二個理由是極力想使日本從中國抽出手去，日本呢？若是與英美關係惡劣起來，無論如何也得預備一部分兵力以防萬一，而蘇聯便認爲這部份兵力非從中國調回去不可。因此，非要等到日本想從滿洲撤身也不可能的時候，



↑最近莫斯科與蘇聯訂立對日中立條約之松岡洋佑

日蘇的不侵犯條約是不易成立的。

然而，看到蘇聯這種意圖，便說蘇聯沒有與日本締結不侵犯條約的誠意，也是錯誤的，實際上蘇聯確有十分的誠意，但是必需在日蘇協定成立後，日美使會因而宣戰的條件下，可能性才大一點，其次，促成日蘇協定要因，在日美關係以外，還有中國國內政局的關係。三國同盟以後的中國國內政局，以國共摩擦的激烈化爲中心，遭到很大的危機，在抗戰的五年中堆積起來的中國的「社會矛盾」，與最近國際情勢的變化相叶，終於公然形成內亂而

爆發起來，在使英美對華援助消極化並強化中國沿岸封鎖的第二期中，對中共抱有反感的國民黨右翼份子，因爲要繼續抗戰，只有借重蘇聯的力量，所以對國內的共黨，還不很胡來亂來，可是一入第三期，國際情勢對他們有利地展開，英美的援助確實起來以後，平常的憤懣便爆發出來了，新四軍的解散事件之類，雖是其甚者，而只不過是國共相殘的一個斷面而已，在重慶內部，現在與英美締結軍事同盟，盛傳着中國也該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張，這種見識與中共所抱的對第二次大戰的中立政策，恰是正面對立的。因此，假如今後這種輿論左右了重慶的大局，中國附從英美參戰的話，那便不只是中共的問題，而成了蘇聯本身的問題了，因爲那時是中國抗戰陣營大分裂的時期，在蘇聯爲要保守中共及與中共行動一致的國民黨左翼，便有護「非常手段」的必要了，在這種場合下，蘇聯也許會急速地與日本締結不侵犯條約，轉旋於八路軍與日本之間，使雙方停戰，使日本得以全力壓向中國西南部。

但是，現在的情勢還不到那一步。重慶內部參戰論的橫行，固然是事實，但是英美方面恐怕國共合作的崩潰會使中國抗日力量減低，甚至影響不得阻止日本的南進，也不斷從側面從憑國共合作的繼續。同一樁事，却起自不同的動機，蘇聯一面也在這樣做着，於是觸達危機的國共關係，目下得以小康。雖然，社會矛盾的根源是深遠的，說不定將來還要以什麼形態來再燃，這種今後的變化與歐洲情勢的展開相悖，便是左右蘇聯遠東政策的大不可極的力量。

歐洲戰火下唯一的自由港

葡京——里斯本

東

——充滿着交頭接耳的閒話和忐忑不安的難民——

當我在從倫敦到葡京的飛機上往下看的時候，夜幕已經漸漸的拉下；在遠處可以看到里斯本的幽微的海港上的閃閃的燈光。我是回家到美國去的。在過去的十四個月中，無日不處在戰爭的氛圍之中，乍見到這和平下的燦爛的燈光，不禁使我呼吸為之一暢。

侍者用肘輕輕的觸了我一下，指點着說：「這邊是朋友，那邊是敵人。」

一串光亮在船的右方，懸於空際——那是從紐約來的大西洋飛剪號，繫留在歐洲最末的一個自由港上。在飛剪號的右方，有一個陸上飛機的黑影移動着，正在尋找降落的地方。

「從柏林來的飛機。」侍者解釋說：「兩天前新聞的山柏林到里斯本的航空線。」

當我踏進了里斯本海濱十五哩的伊托瑞路的「皇宮飯店」，我發覺我又榮幸的能夠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間諜活動的中心來瞻仰一下。在酒排間中和在那長而暗淡的客廳中，到處可以見到低聲的談話。德國人，義大利人，英國人，西班牙人，都坐在大椅子上，收集他們所需要的秘密報告，並且彼此監視着。在他們中間，葡萄牙的命運也許要有所決定。可惜和露鮮有可說話的餘地的。

葡萄牙國既乾枯又貧窮。面積佔三五，四九〇方哩。雖然只不過像美國一美因州的大小，但三分之一却是不毛的荒地。她的獨裁者「撒拉查爾博士」是一位教授，假若他能將葡萄牙這隻船駛離戰爭的濤湧，他就能致力於他所期望的掃除人口中一半的文盲工作，他能建設更多而較好的醫院，請除不潔病菌傳播的貧民窟，甚至於還可以改善一下民食。

南斯拉夫的盲者樂園

東

在南斯拉夫有一個叫「維第利希克」村的，是已故亞歷山大王的一個模範村，牠是專給在上次大戰時成了盲目的兵士們所建設的。在那裏凡是做丈夫的都是醫者，但都有妻子而且過着快活的日子。

在幾年前，政府給他們每個人一所小房子，幾畝地，和一全套簡單的耕種的傢具。但國王認為他們也應當有妻子。於是他在報紙上登載其徵婚廣告。結果竟有二倍所需要的女子來應徵，其中大多數並且是具有驚人的美貌。當時也未暇講求禮儀，管理該村的村長拉瑪達

額博士，即令每人配一個就到教堂裏去行禮去了。

政府特意在一個市場裏保護一切「維第利希克」模範村的農產品。現在該村竟為該國很興盛的城市之一了。最令人奇憐的，就是該村中的人，尚沒有一個要求離婚的；不但這樣，生下的小孩子們已經不少了。

不過在德國已向南國進擊的今日，這個上次大戰結果的樂園是否仍能樂，真是一個問題；並且在新的戰爭中成了盲目的兵士們，是否還能再有一個「樂園」呢！

他請

楚的知道

，並不是

他的陸軍

（一團沒

有砲兵的

軍隊）也

不是他的

海軍（六

隻武裝低

劣的驅逐

艦）能使

葡萄牙有

今日的自

由。

佛朗哥

哥一時是

不會佔領

她的，因

為西班牙

尚可以從

她間接的

里斯本最繁華，最美麗的街市。





女婦牙葡葡之桶酒運搬頭以 ↑

銷售於英國市場；因此實際上英國差不多控制一切葡萄酒的出口貨和入口貨。人民的，但是葡國是一個獨裁的國家，撒拉查爾隨着戰爭的進展，是很容易使他傾向於極權國家的。

友誼

家是一極力的活動着，並且也很成功。德國公使是一位教育界的人，很能同撒拉查爾在研究所研究的專門學術上比得來，所以他們處得很要好。至于那位健康膚色的英國大使，在早餐前必要走四哩路的體育家，就有點使這位學者的獨裁者頭痛。

留蕩在里斯本的知名人士很多：貝齊，曾經一度任盧森堡的內閣總理，彼爾洛特，比利時的總理，蕭丹，一度任法國的內閣總理，年長的派德瑞斯基，波蘭的首任總統，另有一位就是最近來到被迫退位的羅馬尼亞國王加羅爾。

除了一般聞名於政治舞台的人士之外，尚有二萬餘德國，法國，比利時的逃亡者。他們輾轉於葡萄牙境內來到里斯本，等候着去美國的護照。葡萄牙人對待他們異常和藹，常常顧一些孤兒寡婦。

這些逃亡者，都是志志不安，而且心懷着

失望的。他們看見駛往美國的船離港，和飛剪的機翼西指的時候，異常羨慕。他們可以偷越任何國境而無阻礙，惟有這一個大洋，只有一個鎖匙可以開這個逃亡的門戶，那就是美國的護照。但是不容易得到手啊！

窮苦的逃亡者，倚在街旁的咖啡桌上，大嚼着葡萄牙產的豆，狂飲着啤酒。他們天天的工作是：到郵政局去問信；去美國領事館；看壁上的新聞，研究希特勒下一次的動向；再回

德機掩蔽了英倫

——美國外交家筆述所見——

陳平

美國外交家克勒美爾，在歐洲參觀「閃電戰」後，返國述其觀察，著成一書，記載英國「遊擊戰」作戰其詳，書中充滿特殊之觀察及報告，其所述英國遊擊戰隊在海上的襲擊，簡括其大意如下：

英國遊擊隊以驅逐艦或蚊子艇，渡越英倫海峽，至對岸從事掠式的襲擊，其目的在毀壞德國的炮位，船塢，及軍火庫。這種遊擊隊則較兵士多十倍。這種軍隊，大半係愛爾蘭人，與澳洲人及加拿大人同以勇敢著稱出名。

據克氏的意見，希特勒或將佔領英倫三島，然三島之佔領，決不能使戰爭終止。英國的海軍，屆時必能離開英倫，而時時停泊於英倫海港之數百商船，亦不難離開英倫。這種商船，必能將重要的軍人及技術家，自英倫載出，使再繼續作戰。英國的轟炸機，或將飛離英倫另起新根據地，其航空員於必要時，或將犧牲個人的生命並自燬其飛機。凡一切不能攜帶之物，將完全被燬無餘。停留於三島的人民，屆時固不免淪於飢餓，及任受奴役之苦。然英

到咖啡館，無精打彩的睡覺。至於富足一點的逃亡者，則做着投機的買賣。沿街收買各國錢幣，而後到銀行裏去調換。

有的人覺得去美國的希望少了，所以放棄了這種念頭，竟跑到山野的地方去落戶。另有人竟異想天開，他們知道美國已經採取了積極政策，雖然處處他們是在逃避戰爭，此時反要在那裏想加入美國的義勇軍了，徬徨途途，確也有些可笑。

國仍將在海外繼續抗戰。

克氏對於英國的物質損失，及其戰事生產，作一綜合的估計謂：納粹所加害於英國者，實際上固甚重大，然英國從事戰爭工作之工廠，總計有五六千所，因損害而停止工作者，約一百所。在連續轟炸下的生產力，較諸平時降低到百分之二十。

倫敦被炸毀的區域以及蒙受重傷的建築物，約二萬所；死亡人數，每星期約一千名左右。至英倫全部所受轟炸之損失，其價值為美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克氏描寫炸彈直接命中防空壘時的災害，令人讀之魂魄俱喪。這種記述，為全書中最引人注意之點。蓋克氏既親身目擊，其刻畫入微之筆，最能吸引讀衆。但這種情形雖甚可怖，而一般民衆均抱樂天安命的態度。「人民有擁塞於防空壘內的，有於自己室內靜待死神的降臨的，他們不是消極的等死，不過認為在已經想盡防衛的辦法，所謂盡「人事之能」之後，憂慮和恐懼是無用的愚妄，倒不如處之泰然，靜待死神之降臨與否了。」

解去他們的枷鎖罷！他們並不是罪徒啊！

——德詩人·海奈——

蒲包裡的嬰兒

喬·喬

山，快吞沒夕陽的半個臉！
森林裏，再也看不見一縷殘輝。

這就是夜神降臨的前奏曲，也就是她所渴望的一個機會到來。因為她想趁着深黑的夜色裏去做一件事，做那件不能讓爹娘知道；就連她自己也要忘却的事情。

她哭喪着臉子，臉子上掛滿了慘切的淚痕，那一條條的冷汗，似乎都在象徵着她一絲絲的思想。像懺悔，像忿恨，粉亂佔住了她整個的靈魂！

她勉強支持起來，在書台上抓住了一枝筆，她想去寫一封絕命書，給她的爹娘，給她的朋友，給一切認得她的人們！終於是產後，她真的寫不下來了！她無力的蹣跚着走回她的床

前，伏在床頭繼續的啜泣起來！

「小姐！您覺得好一點了麼？」

「張媽！我心裏難受！」

「您一定是餓了！三天不下一粒米！心裏可不空得慌嗎。」

「不！我想喝一點糖水……」

「是的！也許是隔壁給您吵得心發慌！太太才將說來着，吳家大小奶奶會生孩子，一年一個，昨天晚上太太在上屋又聽見下地的孩子哭！……她說即便跟人家認得的話，也不好意思告訴人家我們小姐病了三個月了！只隔了一聲驚吵得很！……」

「張媽！你說……」

「我說隔壁吳家大小奶奶又生了孩子，怪

吵您的病！」

「是的！可是孩子現在也不哭了！」

「琪！琪！妳醒來！」一個男人在推著

她！

「妳的病，我想還是要請大夫看一看好！他又接着說這一句安慰她的話！」

「不！不用！源哥！我要還給你一件東西

！……」

「什麼？」

「一個嬰孩的屍體……」她說着便哭泣起

來！

「啊！琪！……」

男人的臉上立刻充滿了驚惶與愁苦。

「我怕！我怕看你的臉！像……真像！源哥！請你轉過你的臉！」

「唉！琪！妳太可憐了！……」

「請你……再不要上我家來……」

「你害苦了我！不！也是怨我自己！但是現在一切我們全忘却了罷！我祈求你！你把它帶着拋到一個荒蕪的地方去！源哥！記住！請你……再不要上我家來……」

「這三個月的臥病，全是爲着你，爲着它一個可憐的小生靈！……還爲着那些可畏的人言！唉！源哥！……」

「它在我床頭櫃的底下……一個蒲包裹着的！請你快點把它帶着拋到一個荒蕪的地方去罷！源哥！你……」

「啊！琪！這該歸罪於我！我對不起你！我也悔恨，但是；上帝，摧毀這生靈的並不是我們，是一些使我們發生怯懦心理的人！他；他們把我們牽鎖着……在這個時代，在這個環境！在這種……這可憐，原諒，這人類天性的俘虜啊！琪！妳也應當原諒我……」

「……」男人抱着那蒲包裏的嬰兒，傷楚的，蹣跚的，走出那家門，他把它拋在一個僻靜而陰森的小巷裏！

一位單戀者的自述

——列莊——

我不能忘記她，她那豐采韻秀的影子，是深深的印在我的腦子裏——烏黑的秀髮，很自然的披在頭上；一對大的含有誘惑力的眸子，配在一張桃色的臉上；玫瑰色的紅唇裏，藏着潔玉般的白齒；還有那富有曲線形的體格，光潔可愛的皮膚……啊！她是多麼的美麗，多麼的動人。

我與她都在一個學校裏讀書，有時我們相遇，目光不免相觸，她總是很忸怩的向我嫣然一笑，可是我却羞得低下頭去。

「畢業遊藝會」即將開幕了，全校的同學組織一個新劇社，我與她都是演員之一，於是我便得到一個與她相識的機會。在數次排演之後，我們便很熟悉了，並且成了很好的朋友。以後還常常在一起討論功課，但是總也不敢說出愛她的話。

一天，她到我家裏來。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於是便大胆的向她說：「妹，我愛你了，自從我們相遇後，我立誓，但是，妹，允許我與妳訂婚嗎？」

「再見！」像是黃鶯般的說了聲。便娉婷的走了。

第二天，我從僕人的手中，接到她的一封信：

「振：我告訴你吧！我已經沒有我的意思了，我告訴你的好意吧！我並沒有意於我現在仍是你的好友，再談！」

這封信是多麼使我失望，酸酸，悲呢！單戀的我，還以為她是有意於我呢！我感激她，我這次是魯莽的想再找我來了。可是我仍是

想

失眠夜

琳子

藍琪和令瓊的通信，是開始在一個盛大的歡宴裏，主人子鑑是一個誠實的中年人，特意的爲他們介紹之後，便拉開了談話。

留聲機播放的「小夜曲」迴旋在室中，除去琪和瓊在垂聽外，別人都集中在談笑上……

「平生最愛好的就是音樂，對於一支歌曲，無論是屬於青年的，兒童的，本國的以及外國的，我都深懷着喜悅。對於各種樂器，更是熱烈的企慕，可是環境不能容許我達到期望，正如我喜歡文學，願多讀些書籍，可是時間又在限制我……」。琪的話聲格外憤慨起來，像是悲憤着環境。

「唔！這是一件最痛苦的事……」

興奮的夜宴使人忘掉了時間，當藍琪告辭的時候，已是深夜十點鐘了。主人關切的囑託令瓊送她回家。

沉浸在黯然的氛圍裏，沒有行人和動靜，清漸的感到月色映照的一片慈光，兩隻身影緩慢的磨行着，一種莫名的力量，在威脅着兩個熱烈的青年人的心靈，情景似乎像是一雙情人的漫步……

「星期以後的上元節日，藍琪又參與了如前一次的宴會，主人仍是子鑑。」

一進門，便看見令瓊巡視的目光，蒼白的落到自己身上，客人很少，藍琪和他揮了揮手，兩人的面孔同時紅暈起來。

飯後，爲了回家去消度元宵節的夜晚，在天色尚早的時候，就預備回家去，子鑑依然讓令瓊伴送。

藍琪到家的時候，已經八點鐘了，母親在等待着女兒吃元宵。她脫下外衣，摸出令瓊在歸途遞給的一封信箋，展開看下去：她知道這封信是待類的，因爲信末上寫着：「……愛好音樂和文學，在環境上的障礙是什麼？希望回

信時告知，我願盡可能的力量幫助……」

吃元宵的時候，母親照例的想起遠在異鄉的兒子，含着沉默的聲調說：「想不到今年依然是我們母女孤孤單單的過這元宵節。」

「是，媽媽！我們的的生活太沉寂了，過于沉寂的日子加重您的愁悶，可是，媽！想不出補救的法子嗎？」

「那只有是你哥哥回來。」

「不，也許有別的法子呢！」聲音低微下去了。

「啊！那就是你到一位如意的……」女兒過去去球上母親的嘴。嬌羞的說：「您這麼大的年歲，總不愛聽嗎？我不願意聽這種話！」

「真的不要聽嗎？在媽眼前還說謊呢！」

「……我們說一些別的吧！媽！爲什麼子鑑連兩次請我吃飯，並且非常關切我，也許想把認識了令瓊的事，告訴母親，可是，終因不好意思出口而放下了。燈下愈忙的覆完信，預備明晨寄發。」

第三日見到令瓊的信箋，當日覆了回信，過了兩天又見到回信……從此，他們開始了情書的往來。

「總不該在母親跟前說謊」的一句話，隱伏在心头裏，「但是怎麼向她說呢？」

母親患着失眠症，藍琪在今夜也失眠了，因爲瓊的影子總不肯離開她的腦海。

母親問：「沒有睡着嗎？」

「沒有，媽！我常常想：孤兒寡母漂泊在生活的波浪中，是危險的吧！很多人，我們是難以明瞭他的善惡……可是子鑑總是一個忠實的

人，我想這人會予我極大的扶助吧！」

「但是，我們的境況不是外人可以扶助的。」

「不，媽！我奇怪了很多日子，我總想說，總也沒有說，這是應該告訴您的……」。

「什麼？說，孩子。」

「就是子鑑兩次請我，特別爲我介紹過一個人，一個年紀青青的少年，有一副健康的身材，和一棵與我相似的心靈，是一個未婚的前進的青年。媽！我第一步在懷疑着子鑑這種特殊而鄭重的介紹。」

「並且，並且，還讓我回家，兩次都是，他是子鑑最信賴的孩子，一個有禮貌識事務的孩子，媽您看子鑑是什麼意思呢？」

「是爲你們造機會，因爲他不懂喜歡那個孩子，而且也喜歡我的孩子……但，你感覺到這個青年人怎樣？」

「在見面和信上，我看到他是我所理想的，尚是一個有生氣的青年人，以後您是可以見到的。」

「爲什麼今天才告訴我？」

「我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一個明白白的人，如果這位青年人是您所理想的，我祝福你們，讓兩個孩子互相勉勵的生活下去！」母親慈愛的感動着。

藍琪嬌羞的說：「媽！好好睡吧！……」

母親撫摸着她的額角說：「你是我最嚮望的孩子！」

吾友合訂本第一號出版

內容豐富，文字雋永！

本報合訂本每三月發行一次，第一號自創刊號起至本年底止，共計三十冊，軟皮洋式精裝，僅收原價三元，本日起開始發售，外埠寄費加一。



爲什麼要結婚呢？

煦東譯

一個青年人，到了相當的時期，因為內在的衝動和外界的誘惑，若不是因爲什麼緣故，而竟不想結婚的，恐怕是不可能的。這裏有一位青年，既沒有結婚，也不要結婚。但是他爲了什麼呢？他有障礙嗎？他沒有錢嗎？不見得。他？不。他自私？他是超人？他的理想太高？他？這一切都待讀者自己去思索吧！但究竟人生是追求理想的嗎？

譯者

這兩年來，每個星期至少兩次，我要被朋友們，無端是知已的，初相識的，拉到一邊，問我：「你幹麼不結婚呢？」在從前開窮的時候，同是他們這一些人，則常說：「你沒有結婚，你多幸福呵！」更在那時以前，我還年青的時候，他們便是問：「什麼時候呵？」

無論什麼時候，對於這種問題，我總是給予完全而且誠懇的答覆。我告訴過許多的朋友們。說我爲什麼不結婚，並且不想結婚。他們都傷感的不費成而搖着頭。但是我却覺得討厭了。可是質問我的人們，也越來越相逼。他們指給我說，國中的女人多於男人；提醒我對國家，對自己和對神應盡的義務。

還是在上星期中，有一位結婚兩次而又離婚兩次的女人，她提醒我，說在嘆哭之中，尚有未出世的孩子們，需要我去作父親，並且說有好多孤零的女人，在夜間悲泣着渴望一個伴侶。我想就是因爲她，使我決定作一次一勞永逸的說明，我爲什麼沒有結婚，我爲什麼不想結婚，並且我也看不出什麼理由來，一個男人必要去結婚，假若他能夠避免的話。

在這篇文章上，我不要再署名，理由是很明顯的，不用我加以解釋。可是今後如有有人再問

，晚間，夜裏和清早則去紐約大學上課。我住在公所的寢室裏，那裏並不比我家裏的伙房大。我的消遣是散步，一面走路一面思索課程，到火車站停下來念一章，再往前走著去玩味牠。五年半以後，我得到了法學士的學位。

畢業後，即應紐約州的律師考試，並且及格了。然後回到家中休息一下，而且決定在家中住一些時日。在本州又考過了律師試驗，開了個律師事務所。以後我就開始同我的老朋友和新朋友有了來往。

從十六歲起一直到這個時候，女人老是在我的腦海中盤旋着。但是因爲經濟的壓迫，總使我不得不將浪漫和婚姻的念頭放在一邊，對於那些具有姿色的女郎，經過了我而跑到別的青年人的懷抱中，我也不太在意。

在高等學校裏，我對於女人們穿着極薄一層絲襪的大腿，和她們的紅唇，她們的輕軟的頭髮以至於她們的潔白的牙齒，都加以戒心。但是我也被懼着另一件事，就是我連給她們中間的一位最撩人的女郎，買一杯巧克力蘇打水

在一個星期之內，我就到紐約去作工了。僱主的勸告是簡而賅：「工做要勤勉。雖少女們還一點，假如你能抵抗她們。先獨身幾年，我能使你成一個很好的律師。若是你結了婚，那麼你對我的用處就減少了。因爲你不能將全副的精力完全用在你的工做上；你該要想，因爲你結了婚，我就該給你增薪啦！」

按他的話行是很容易的。我能過得比我學生時代的生活強得多。又因爲人們發現了我是一個單身的，所以請我吃飯和書籍。我總是穿着整齊的。我既沒有孩子需要我在早晨六點鐘用奶瓶去喂奶。更沒有太太使我忍着地同我吵架的氣。所以我來到公事房中，總不能看去像才從牀上爬起來的樣。我可以將工作拿到家裏去作，或是回到公事房，我可以到圖書館去念一念書。

我比公事房中別的結了婚青年做得的強，因爲至少我可以比他們作的快而完全點。隨時通知我一下，我就可以去芝加哥，華盛頓，或聖路易。在早晨我比他們都簡潔而心地清爽些。所以不久我就升爲初級同業員。

因爲這種升格，就是結婚，對於我的職務上也是無大損傷的。雖然牠能到某種程度將我從社交上的接觸所得的事業隔絕。但是我越覺得比我早年更不傾向結婚了。

我觀察了在一百個男人中，有九十九個在結婚的時候，將他們所有的全帶來；可是女人什麼也沒有。現時又沒有嫁資，並且自重的男人也不肯接收妻子的錢。在我自己的情形，我並不需要去考慮這個問題，我要找另一件東西，恐怕是得不來的。

機會是不利於我的一個給我作飯或看家的。但情況好像適於我找這樣的一個女人；她要在牀上吸着香煙，在牀上吃早點，從牀旁邊的桌上，拿下電話來約會她的朋友。除了從市場叫幾樣東西以外，再吩咐下人將某一處清除了，其餘的時間全是她自己的了。

友吾

我的確實的收入和我手中的案件，使我知道我正向上發展，並且毫無困難的供養我自己。我也能供養別的人，譬如說一個太太，而且是純粹有餘。

我既沒有隱疾，也不患神經病。我更不嗜染奇性的惡習氣。當我每天早晨刮臉的時候，對着鏡子看我臉，我不過稍微覺得不怎麼喜歡我所看的。我的體重一百五十磅，穿着跳舞的薄底鞋體高是五呎九吋半。我酷愛打網球，尤喜手球，騎馬，打撲克；游泳也不壞，並且知道幾種花和香水的名字。

我從來沒有戀愛過，到了現在這樣的歲數，我懷疑我還能動情。當我煩惱的時候，我讀詩。當我快樂的時候，我去觀音樂的喜劇；並且在吃飯的時候，喝法國製的啤酒。我讀過一切歷史，但對於留傳後裔一事則不感興趣。

我不喜歡豚蹄和豬肝的。我的父親是鄉間一個小舖的掌櫃，我的母親是一位極好的廚師。父系和母系的家族都是屬於盎格羅——撒克遜族，並且在美國已經居留一百多年了。

將這些事隨筆寫來，念了一過，我認為我已經證明了第一點：就是我有資格去結婚，並且也不至於被一般女人所唾棄。……或者我該另加上一句話，就是當我在早晨穿衣服和吃早點的時候，我極其討厭粗大的嚼聲，以至於任何什麼雜音的聲音。若是沒有什麼工作可做，或是天氣過於暖和，我就極度的煩燥。但是我相信，任何女人都能對此具有同感的。

這樣，下面就要證實我的第二點：爲什麼結婚呢？我要坦白，合理，並且盡力使我的言論不武斷。

而且有點乾枯了。當我訪詢這些女郎和她們的丈夫的時候，太太們過了一會，幾乎要異口同聲的，都輕微的談到我依然獨身的事情上，因而提醒我喪失了一生。可是我却異常高興的，是我沒有同她們中間的任一個結婚。

不多的日子了，我理會到我有一份社交上的資產。我是一個單身人，我發現我不斷的被請去赴宴會，去補充那一個缺額而還要合格的人的位置。我在交際場中，純粹是因為我是一個未婚的，並且有一套社會會穿的禮服。

因爲在交際上的接觸，發生了純是事業的問題。有一天我驚訝的觀察出來，我在這城裏的成功，到某種限度是因為我保持獨身的緣故。但是事實也是這樣的：就是當地的許多合格的姑婆中，沒有一個打動我的心的，並且從聖保羅和杜保魁來的表姊妹們，也不能使我傾慕好。她們的確是具有標準的美，毫不加以修飾。可是我越多見她們，越使我要退避三舍。

的確有一個舊式的女性，我知道。她在體質上和談吐都是柔順的。她能玩一點樂器，而且也能唱幾句。她知道故事去講給孩子們聽，更明了她的丈夫而使他快樂。她能織，能縫，而且能烹調。

她現在完了。她的後輩人都是輕弱，發黃，難堪沒有後聲或沒有乳房。她現在總是喋喋不休的說着，動作也粗暴，又喝酒。她也游泳，射箭，騎馬，打網球，她在學校裏所學的任什麼東西都忘了，連禮貌也算在內。她所講的故事是說不得的。

正在我覺得不安寧的時候，一位在紐約的朋友給我來了一封信。上面說道：「我能給你一個很好的律師事務所裏面介紹一個位置。你需要一位年青單身學法律的人。他說結了婚的青年人，太注意家庭的生活，而且太擔心着經濟的問題。他不能出那麼些錢養家的薪水。最重要的是他需要的這個人還要能出遠門。」

爲這樣的事情，我得增加經濟上的擔負；置備新的傢具，新的銀器，雇幾個下人，還要付衣服費，打牌帳賬，聚會，鮮花，下小館，她的保險費，她的醫生，她的牙醫，她的聽講費，以及其它關於她自己想法娛樂自己的一切化費。我們的浴室必定要堆着化妝品，美顏水，太陽燈，安全針，燙毛巾，和消滯用的藥品。我的東西漸漸的就要從衣櫃和衣箱中被清出來，只得一個狹小的地方裝我的衣服。

我現在住的，家，只一間適合於我的屋子。有一個黑種的女侍候我，她知道我在什麼地方要什麼東西。這個女侍至少能按我的吩咐去作。我敢說我的傢俱不見得能討一位太太的喜歡，並且她也不能贊許我那十二隻煙斗，牠們放在我一面讀書一面順手可取過來太過其難的地方。她大概要根本反對我在屋中吸煙。還有一些東西，是我願意放在一邊的而必得扔去。我手邊正需要的書，恐怕也不知道要塞到什麼地方去了。

冰箱中的奶油，魚子醬，和啤酒要換掉而以高苜蓿，西紅柿，B級牛乳和火肉麵包等食品代替。我的口味就不能再定規吃飯時的菜蔬了。因爲據我的觀察，在一般的家庭中，需要一年多的工夫，太太纔能理會到她的丈夫所喜歡吃的是什麼——甚至於極平常吃的蔬菜也要這麼費事。

這種伴侶的生活，在早晨若是有什麼噪鬧打擾我，或是誰看誰好像不愛，在晚間也得受着。

只要我結了婚，我一定要同大多數的朋友隔絕。他們之中有的是我的太太所不喜歡的，而他們之中也有不喜歡的我的太太的。我的聚會必要僅成爲可供我紀念的陳跡了。

自然，在以前以爲我是一個獨身的因而才常邀請我，現在恐怕要完全沒有了。

(未完)

春風吹來了一個影城的喜訊

狄安娜保羅 訂婚禮記

泰倫鮑華記

一個禮拜六的下午，我的太太——安娜蓓拉——，拿着一份請客單，跳着，笑着，跑到我的書房來，那時我正讀着第二天就要開拍的劇本，雖然是在那樣的匆忙之下，但我看着那副歡喜神情，我就料到她一定是來告訴我一個什麼好消息，所以我馬上站起來迎接她。

「泰倫，你猜這個請客的主人是誰？」她伏在我胸上說。

「親愛的，請客的主人是誰？」我和她開玩笑笑了。

「啊！這是誰要結婚罷。」我看見皮封上有花結了。

「是的，他是范亨馮保羅呢！」她性急的先告訴了我。

「哈！狄安娜我們將要叫她馮保羅太太了！」我笑起來。

「是的，可是明天你真够忙的了，上午赴會，下午拍戲！」

她十分體貼的說出這句話。

第二天的上午不到十點，我就接到葛柏爾先生電話了，他告訴我，他是被邀請的一個，他還說他按時赴宴。同時希望我也一定去，他要和我一同和馮保羅去鬧一陣呢。

十點十分我們便到了馮保羅先生的私邸，他們這次的訂婚典禮，本來是在狄安娜家裏，後來聽說他們要大請其容，所以又移在馮保羅宅中了。

十一點將過，新環球公司的樂隊都來了。於是典禮也就揭幕。照例的儀式舉行過，就由狄安娜的家長，傑姆杜森夫婦，宣佈他們將在本年六月七日結婚。當兩位老人笑的時候，大家都鼓掌起來。

狄安娜這天穿着一件緋紅色的輕紗禮服，同着馮保羅來往在賓客間招待得極盡殷勤。

在入席的時候，我和我的太太，都被收在新環球的新聞短片中了！是的，還有一些明星們的情侶和夫婦，也同我們一樣，都被攝進鏡頭。

這天來的客人真不少。米凱羅尼，和哈代在一起鬧着玩，他還是那樣孩子氣。但是，他也許不久也要舉行這種典禮了。「米凱，幾時給我們酒吃？」我高興的嚷着，他終於笑了。

這天新環球公司的人員到了總有一半以上。最年長的客人是福克斯製片家佛立摩爾先生，他今年已經八十四歲了！最小的客人是珊弟，由她的父母來着。

也真是巧事，我的隣座正是亨利方達先生，我們就在席間偷偷的背誦了下午要拍的片子的劇本。

大概是在十二點十分罷，賓客全在一對情侶的歡送裏，踏上歸途了！我記得那天就是三月二十日，也是我平生參加的一個極熱鬧的宴會。

譯者按：范亨馮保羅，為新環球影片公司的青年製片家，兼副導演，他今年是二十四歲，美國芝加哥人，父母均為新環球公司高級職員。

狄安娜杜森，英國人，生於加拿大溫尼泊城，現已入美國籍，今年十九歲，與范亨馮保羅相識在「亞瑟」舞片之開拍前一月，即一九三九年十月，父母均為舞台伶人。

最新作亦為「亞瑟」暫譯（借女郎）。

啞謎 省

某縣有一個白吃先生，無人不曉，朋友們見了他都退避三舍。一天，白吃先生在酒肆獨飲，恰巧有兩位舊識，從酒店門口經過，一位是和尪，一位是藥舖夥友，因為白吃先生，從未請過別人，此時見他獨酌的，便進去要破他一次例，請一回答，白吃先生一口應允。三人同坐一桌，暢懷大飲。和尚與店夥皆想今日總吃得着一頓白食了；不料白吃先生早已想定主意，他對二人道：「二位要我請客，那也不難。不過有一啞謎，二位若能猜得出，今天的東道，當然是我會請，倘若猜不出時，還得叨擾二位呢！」二位答應，於是白吃先生，用指向天上一指，又向地一指，向

樓上西餐部 設備款式招待週到

亞北號

糖菓麵包冷食點心 物美價廉 電話叫貨上送

西單北大街路西

電話西(二)一三三七號

專畫美術案圖 設計店頭裝飾

擬具宣傳計劃 承刊報紙廣告

美廣社

西一三一〇〇

"Hopeless Cases"

"Doctor, we want you to select from a founding asylum a boy and a girl whom we can adopt. We do not want attractive children, who get opportunities for adoption. We insist on having the most hopeless cases! We will give these children the benefit of living in the country, with healthful surroundings."

This seemed the strangest commission ever given a medical man, yet I recognized the integrity of my visitors. They were Mr. and Mrs. Robert Erskine Beall who, having married late in life, realized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them to have children yet believed that they owed childhood a debt.

I selected a boy and a girl: each was cross-eyed, bow-legged, rickety, and had other congenital deformities. I feared that when Lord and Lady Bountiful saw them they would abandon their plan, but I was mistaken. They legally adopted both children. Specialists were called in; eyes were straightened, adenoids and tonsils removed, and a harelip on one of them made almost normal.

So pleased were the parents with the results that after two years I was again invited to select two children; and, later, still two more. I have watched the growth of the six children year by year, and the changes wrought in them are beyond belief. The last time I met the Bealls I asked if they would soon be ready for two more babies.

"Very soon now," was Mrs. Beall's prompt reply, "but this time we want two black babies."

The Art of Evasion

An actress was testifying in New York in a suit for damages, and the cross-examiner plotted to discredit all her testimony by proving that she consistently lied about her age. She was 52, but posed as being about 40. She didn't want to lie under oath.

"How old are you?" the cross-examiner asked.

"I don't know," she said promptly.

"What! You don't know?"

"No. I have never had a birth certificate. I have never looked up the record of my birth."

"But Miss—," the cross-examiner protested suavely, "surely your parents told you how old you are. When did they say you were born?"

"That," said the actress firmly, "is hearsay evidence and I am sure you would not ask that it be admitted."

"But . . . but . . ." the cross-examiner sputtered. The actress turned to the judge. "Am I right or wrong, Your Honor?"

The judge grinned. "You are correct," he said.

hopeless case 無希望治愈的病症； founding asylum 棄兒養育堂； to look up 考查； when did they say you were born? 在 when 及 say 之後各置一個 comma，這句話就更清楚了。

無希望的廢人

陳 譯註

「大夫，我們請你從育嬰堂裏選出我們能夠收養的——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我們不要那些惹人愛的孩子，他們儘有許多受人收養的機會。我們堅持要那最無希望的廢人！我們要給這些孩子在這國內生存的惠澤，和健康的環境。」

這似乎是托付醫生的事情中最奇怪的一件，然而我却明白我的來訪者的真意。他們是羅勃特爾斯金，畢耳夫婦，晚年結婚。知道他們自己不能有子女了，而認為他們是對於孩子欠了一筆債。

我挑選了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都是斜視眼，灣腿，患軟骨病，並且有其他的先天殘疾。我恐怕這位慈善老爺和慈善太太見了他們，會放棄了他們原來的計劃，但我想錯了。他們正式地收養了這兩個孩子。請來了一些專家：斜視矯正了，腺狀腫和扁桃腺割去了，其中一個孩子的缺唇幾乎弄成和平常人一樣。

他們的父母對於這樣的結果非常快活，因此過了兩年，又請我挑選了兩個孩子；後來又是兩個。我年年眼看著六個孩子長大起來，他們之中的改變直使人難以相信。上次我遇見畢耳夫婦的時候，問他們是否不久預備再要兩個孩子。

「目下不久就要，」畢耳太太立刻回答說，「但是這次我們要兩個黑人的孩子。」

推諉的技術

一個女伶在紐約對於一件損害訴訟作見證，反問檢查官以證明她對於她的年齡始終說謊，來說法來推翻她的證言。她是五十二歲，但他假裝是四十歲左右的樣子。她不願意在發誓之下說謊。

「你多大歲數？」反問檢查官問。

「我不知道，」她簡捷地回答。

「什麼！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從來沒有一張生出證明書。我從來沒有查過我的生出記錄。」

「但是小姐——，」反問檢查官帶點勸導地抗議說，「你的父母的確沒有對你說過你是多大歲數嗎？他們說你是幾時生的？」

「那是傳聞證據，我知道你一定不會請求認可的。」
「但……但……」反問檢查官張嘴結舌地說不出話來。

女伶轉身向審判官。「閣下，我說的對不對？」

審判官勉強笑了笑。「你是對的，」他說。

ニュース映畫

今村太平

ニュース映畫は、勿論報道することが目的であつて、藝術のやうにそれ自身の完結性を必要としない。しかしこのことは、なにもニュース映畫が可能なきがら自己完結の作であらうと努めることを妨げはしない。そしてまたニュース映畫の作者が前後の脈絡のない、或ひはなんらの真相も究め得ない記録の断片を與へるだけでいいことにはならない。

眞に望ましいニュース映畫とは、實はニュース映畫でなくなつたニュース映畫で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ふ。ニュース映畫は、これまで、ある出来事をただ傳へればすなわちやうなものであつてはいけぬ。出来事を起してゐるものは常に人であるから、出来事の真相はそれを起してゐるところの人間の真相を通じてでなければ、結局傳へられないものである。

ニュース映畫は、新聞ニュースと同じやうに、一刻も早いといふことを目的とするから、早くさへあれば他のすべては犠牲にしてもいいといふ考へは、近代チャアナリズムの生み出した錯誤である。一體、事物の真相が掴まれてゐないやうなニュースを、いかに早く我々の耳目に到達せしめたとてなんの値打があらうか。それによつて、人は愈々無智の度を増すのみである。

従つて、なんらの人間の真相をも掴まないニュース映畫が、いかに多くの具體的な事實を、いかに早急に見せてくれても、それが人間社會をよりよくすることに役立つとは思へない。かへつて、これらのあつたらしいニュースの氾濫によつて、眞實のために落着いて物を考へる暇が失はれつつある。それは恰も書物の氾濫が、眞に思索することの普及ではなくて、かへつて、自分の頭で考へる自由を奪つてゐるのと同じである。いづれも機械的チャアナリズムの間違つた所産にすぎない。

二人の田舎者

都見物に來た二人の田舎者は朝宿屋を出る時甲の男が「都は家の作りが同じ様だから、よく目印をして置かなければ分らなくなる」といふと、乙の男は「よし、分つた」といふ。さて夕方になつて宿屋が見えぬ。そこで甲の男が「目印はどうした」と聞くと、乙の男は「郵便配達夫のはいるのを見て置いたのだが」といふ。そして甲の男は「君はどうした」と聞くと「屋根に鳥が二羽止るのを見て置いたのだが」と言つた。

新聞影片

啓蘊譯註

新聞影片自然是以報告消息爲目的、不必像藝術似的需要其自身的完結性。然而也不妨努力使新聞影片在可能範圍內成爲自己完結的。而且新聞影片的作者、不可僅僅給人一些前後不連貫的、或不能究明任何真相的片断記錄。

我想眞正有希望的新聞影片、實在應該是不成爲新聞影片的新聞影片。新聞影片、如向來祇將某種事故傳達了事的樣子是不對的。引起事故的往往是人、所以事故的真相若不與引起事故的人的真相貫通、那麼結局是不能傳達事故的真相。

新聞影片和報紙的消息一樣、以最快爲目的、所以認爲祇要能够快、即犧牲其他的一切亦無不可、這是近代新聞事業所生出的錯誤。像那不能抓住事情的真相的消息、無論多麼快達到我們的耳目、究竟有什麼價值呢？因此祇是越發增高人們無知的程度。

從而抓不住任何人的眞實的新聞影片、無論給我們看多麼具體的事實、無論多麼迅速、也不得認爲對於改進人類社會上有何效果。反而因爲這類慌忙的消息的氾濫、而逐漸失去爲了眞實從容思考的時間。這恰如書籍的氾濫、不是普及眞正的思索、反而在自己的頭腦中奪去了思考的自由。這都不過是機械的新聞事業的錯誤所產生的結果。

兩個鄉下人

省厂譯

有兩個鄉下人到都市來遊玩、早晨從旅館出來的时候。甲說：「都市房屋建築的樣子都差不多。要是不先記住一個目標就會不認識的。」乙說：「好了！知道了。」卻說到了晚上、眞找不到他們住的旅館了。於是甲問乙道：「記住的目標怎樣了？」乙說：「我先看準了郵差送信進去、以後問甲道：『你記住的目標怎樣呢？』甲說：『我先看準了屋頂停着的兩隻鳥。』」

「註釋」「可能なかぎり」在可能的範圍內、かぎりの漢字是(限り)「なんら」任何「ならない」不可「望ましい」有希望的「これまで」至今「出来事」發生的事故「す封」完了「チャアナリズム」(journalism)新聞事業「掴む」抓住

說小鐘分兩

金錢的魔力

愛儀

「我們幾時才能結婚呢？」一個胸前掛着3號的女侍說：「只要我的父母通過了，我們馬上可以舉行婚禮。我現在委託我的表哥，向我那頑固的父親說情呢！」一個中學生模樣的青年說：

「我很希望我們能趕早結婚，我實在厭倦了這種生活。真的，你明天給我買襪袍料來吧？我的襪子也都破了。」她抬起腳來，顯示她穿着的是絲襪子。

「我明天先把襪子給你買來，過幾天……我再給你買襪袍料來！」青年皺了皺眉頭。女侍的面上也顯出不滿意的神色。

「三號！張經理來了！」似破鑼般的喉嚨，在窗外喊了一聲：「哦！」三號答應了一聲。

「怎麼那老頭子還特意的找你嗎？」

「有什麼法子！誰叫他有錢呢！」女侍低下了頭。

「可是，我豈不能忍受，看我的愛人倚在一個老頭子的懷裏。」

「放心吧！雖然我的身子是在那裏，可是我的心永遠是在這裏的。」她把手按在他的胸頭。嬌媚的眸子，醉人的笑渦，使他情不自禁的吻了一下她的粉頰。

「你先去吧，明天再來。」她扭着嬌軀走了出去。他望着那窈窕的背影，幻想出來的甜蜜生涯。

「呼！書沒讀好，戀愛史却背的很熟，你忘了你自己是書香門第嗎？怎麼能和一個女招待結婚呢！我不要這樣的兒孫！我怕沾辱名聲，你如果一定要和她結婚呢，那麼只有我們斷絕父子關係。否則，你就要努力的讀書上進，將來你的婚事，也一定要求我的同意，作爸爸的不會安心害你的！兩條路，你自己去選擇吧！」專的父親氣昂昂的說完，便戴上帽子，提着手提包，到公事房辦公去了。

「孩子，別委曲，你爸爸不是為你好嗎！你想想一個女招待，能够在咱們家安守己的過日子嗎？你要真願意呢，等娘緩緩的再向你爸爸說，好孩子，你別委曲出病來！」慈母不知怎樣安慰她的獨生子才好！

寧想想也只有依着母親的話，緩緩的再和父親商量！但是在婚事

毫無頭緒的時候，他並不願見着秀珍——那女侍。
雖然寧和秀珍只有半個月沒見面，在寧却覺得像過了十五年似的，終於在一個晚飯的時候，他又到四海飯館去了。
「怎麼3號不能見我呢？」寧問

「3號辭工了，離開館子有一個多禮拜啦！」一個男伙計說：

「她病了麼？還是和掌櫃的打架了？」

「喝！人家3號高升囉；張經理娶作第八姨太太去啦！好，人家也坐上大汽車……」

像是秋天的雨水淋在寧的溫暖的胸懷，他默然的尋思秀珍說的那話：「誰叫他有錢哪！」

「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一個脆弱的女侍！至於男伙計羨嫉3號的話，他都沒有聽見。」

凜然的走出四海飯館，沿着馬路，無精打采的走向歸途，他不自知的說：

「衰弱的老頭子，妖媚的女人，呼！金錢的魔力！」

本報各埠特約經銷處

- 天津光明書報社 天津義租界大馬路
- 天津華北文化書局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 順德華北文化書局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 青島春記書店 青島甘肅路
- 濟南華北文化書局 濟南城內後宰門街十七號
- 太原覺民書報社 太原樓兒底四號
- 開封世界書局 開封北書店街
- 南京中央書報社
- 上海中央書報社

三十年四月十七日出版

吾友

第一卷 第三十六期

主編 顧顯
發行 吾友報社
印刷 京城印書局
定閱：每月九冊 八角
半年五十四冊 四元三角

（郵費在內，外地寄款，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社址：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二八〇號